

經過了一年，才會不費勁的以「心」拉弓，實在也算不了什麼驚人的成就。可是我
 很滿足，因為我已開始了解有一種防身法為什麼叫做柔道。這方法是以不費力的反彈的
 勁道，突然撤銷對敵人猛烈攻擊的阻力，利用對方自己的力量，將之打倒在地。從遠古
 以來，這柔道的象徵便是那極為柔順而又不可制服的水。這使得老子說出「上善若水」
 的至理名言，因為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」（注一）而且校中流傳著
 大師的話：「開始時進步很快的，以後的困難會更多。」以我而言，我的開始，可絕非
 易易。因此，我不是應該覺得有信心來迎接未來將發生的事，以及我已經開始懷疑的困
 難嗎？

第二件要學的，就是「放箭」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可以胡亂的放，好像它只是插曲
 ，是這練習的邊緣上的事，至於那箭怎麼樣，更是無人關心。只要能射穿那一捲既是靶
 子又是沙堆的稻草，就算功德圓滿了。而要擊中這靶子，還真不算一回事，因為我們離
 它充其量只不過十步的距離而已。

注一：見亞瑟·衛理譯「道與道力」第四十三章第一九七頁，一九三四年倫敦版。

以往，在我的手已耐不住弓的張力，覺得再下去就勢必須將撐開的雙臂還原的時候，就把弦放了。這張力倒是一點也不痛的。皮手套的拇指很硬，裡面有很厚的襯墊，以防止弦的壓力使拇指不舒服，而致未達張力的最高點便把手放了。拉弓的時候，拇指扣住了弦，緊靠著弓的下方，縮在掌心中，食中指和無名指則緊緊握住拇指，同時也牢牢的抓住那箭。放箭就是將抓住拇指的三個指頭鬆開，將拇指放掉。因為弦的回彈力極大，在鬆開時，拇指便被弦猛力扳直，弓弦一抖，箭便飛了出去。以往我放箭的時候，每次弓弦的猛一扯，都把我全身給牽動，也影響了弓箭的穩定。不用說，要想又平穩又準確地將箭放出去，自然是不可能了；它一定會「搖晃」的。

「前此你所學的，」大師覺得我放鬆肌肉拉弓的工夫已經無可訾議的時候說：「只是放箭的預備工作。現在我們又面臨了一個新而特別艱難的課程，使我們又進入射藝的一個新階段。」說著，大師握著弓，拉滿就射。我直到現在，因為特別注意它，才發覺大師的右手雖然忽然張開而受反動力的影響向後一抖，他的身子卻一動也不動。他的右臂，在放箭之前本成一個銳角，此時忽然扯開了，卻輕柔地向後方伸展至完全伸直。那

不可避免的一扯之力，竟受到緩衝而抵銷了。

如果沒有那抖顫的弓弦的「繃」的一聲，以及那箭所呈現的穿透力，誰也不相信那弓會有射力。至少以大師而言，放箭一事看來簡直稀鬆平常，猶如兒戲一般。

毫不費勁地表演一套需要很大氣力的工夫，是一個極美的景象而為東方人所最能領會與激賞的。但對我來說，更重要的是——在那階段我實在不能存有別的想法——要想準確地射中紅心，似乎全靠放箭要平穩。我從射擊步鎗得知，那怕是輕輕地扯動一下，使得靶子離開準星，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。到此刻為止，我所學會的一切：放鬆地拉弓，放鬆地停留在張力的最高點，放鬆地放箭，放鬆地抵銷反彈力，我對它們的了解和觀點是：一切都為了要達到射中靶心的大目標。難道說，下了這麼大的工夫，花了這麼多的耐心學習射藝，不是為了這原故嗎？那末，為什麼大師說話的口氣，好像是說現在與我們有關的課程，遠超過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所學所習慣的一切呢？

不管怎麼樣，我仍然照著大師的教導勤練不輟，可是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。我常常覺得以前我想都不想地胡亂放箭，成績反比現在好。尤其，我注意到，我張開右手，特

別是那三個手指頭的時候，不能不用點力。結果就造成放箭時刻的一下抽動，那箭就搖晃起來了。我更不能抵銷那忽然放開的手的振撼力。大師毫不氣餒地繼續表演他正確的放箭法；我也毫不氣餒地學著他做，而惟一的結果是，我越來越沒有把握了。我好像一隻蜈蚣，想要弄清楚牠的腳應照什麼順序起步，而致停在原地動彈不得一樣。

我的失敗好像沒有怎樣嚇著大師，倒是嚇著了我自己。是不是他憑經驗知道一定會如此呢？「不要想你該怎麼做，不要考慮怎樣付諸實行！」他喊道。「箭要在射者猝不及防的時候射出去，才能飛得平直。必須是像那弓弦忽然割穿了拇指一樣。切不可刻意去張開右手。」

以後接著是一週又一週，一月又一月的無結果的練習。我一再以大師的放箭法為標準，親眼看到正確的放箭的性質為如何；可是一次也沒有成功。如果我等那放箭的時刻自己來臨，我就耐不住那弓的張力而不得不將雙臂還原，這一射也就成了泡影。如果我咬緊牙關忍受那張力，直到氣喘如牛，我就不得不求助於肩臂的肌肉。那時，我就站在那裡動彈不得——像一尊塑像，模倣著大師的樣子——完全緊張了起來；那放鬆的神情

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也許是偶然的機緣，也許是出自大師的安排。有一天，忽然我們碰在一起品茗。我抓住這討論的機會，大大的傾訴了一番。

我說，「我很明白，放手的時候一定不可以扯動，否則決射不好。但是，不管我怎麼做，總是做不對。如果我盡力抓緊拳頭，則鬆開手指時便無法使它不顫抖。在另一方面，如果我手指放鬆，則不到把弓引滿，弓弦已從我手中滑脫——固然是出我不意，但是究竟太早了些。我不是這樣失敗，便是那樣失敗，實感無法逃避失敗。」大師回答說，「你抓那拉開的弦，須像嬰孩抓住人家給他的手指頭一樣。他抓住之緊，使你對那小的拳頭的握力感到驚異。而他放掉你的指頭時，一點也沒有抽搐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嬰兒並不想：我要放掉這指頭去抓另一件東西。他完全不自覺地從一件東西轉換到另一件東西。我們說他在玩東西，可是如說東西在玩他，不也一樣正確嗎？」

「也許我懂得你的比方的意思，」我說。「可是我的情況不是完全不同嗎？我把弓拉開後，到了一個時刻，我就會感覺：除非放箭的時機立刻來臨，我就耐不住這張力了

。之後怎樣呢？我就氣喘了起來。因此，不論我願不願意，都得放箭，因為我不能再等。

「你把困難所在描寫得太好了，」大師回答說，「你知道為什麼你不能等待那放箭的時機嗎？為什麼在它到來前便氣喘了起來？正當時機的正確的一射之所以不來，是因為你不肯放掉你自己。你不能等待完成，卻抖擻精神準備失敗。只要這情況不變，你便只有乞靈於你自己。但這事是不應靠你自己來使它發生的。只要你向自己身內乞助，你的手便不會張開得如法——像嬰孩的手一樣。你的手就不會像熟透了的水果的皮一樣綻開。」

我不得不向大師承認他這一解釋更使我如墮五里霧中。「因為，歸根結柢，拉弓放箭的目的是在射中靶心。」我說，「拉弓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便，我總忘不了這層關係。嬰兒對此毫無所知，但對我而言，這兩事是不可分的。」

「真正的藝術，」大師叫道，「是無宗旨的，無目的的！你越是固執地為了要擊中靶子而射箭，你就越射不好，而那靶子也會離你更遠。你的過份執拗的意志，便是你的

障礙。你以為不是你自已動手做的事是不會發生的。」

「可是，你自己就時常告訴我，射藝不是一種娛樂，不是一種無作用的遊戲，而是件生死大事！」

「我還是那麼說。我們射師們都說：一箭一命！這話的意思你還不會懂。但是，如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同一經驗，也許對你有助。我們射師們說：弓的上端穿透天空，弓的下端懸著大地，好像有一根線連著一般。放箭時手如扯動，那線便有迸斷的危險。對於有機心和性情粗暴的人，這一迸裂，便成永訣，而他們便被虛懸於可怕的天地中間了。」

「那末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必須學會好好的等待。」

「這要怎樣學呢？」

「放掉你自己！將你和你的一切都徹底的留下，除了一份無心機的拉力以外，一無所餘。」

「所以，我必須刻意地成為無意嗎？」我聽見自己這樣說。

「沒有一個學生曾問過我這問題，所以我不知道怎樣答才對。」

「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新的練習？」

「到適當的時機來臨時。」

這次談話——自從我開始上課迄今的第一次親密的談話——使我感到極度迷惑。現在我們終於談到我學射藝的主旨了。大師所講的放掉自己，是不是到「空」與「離執」途中的一個階段呢？我還未到達一個地位，可以感覺到禪對射藝所產生的影響嗎？我到目前還無法探測無心機地等候的能耐，與弓的張力自動將箭射出的正確時刻間的關係。但是，只有從經驗才能學會的東西，何必用思想去預期呢？現在不是到了該將這種無結果的習慣丟棄的時候了嗎？有多少次我私下羨慕那些大師的學生們，像小孩一樣，他們讓他牽著他們的手領導他們。能夠毫無保留地這樣做是多麼愉快啊！這種態度並不一定會造成淡漠與心靈的停滯。小孩不是至少可以問問題嗎？

下一堂課的時候，使我失望的是，大師仍然繼續以前的練習：張弓，停留，放箭。

可是，他的一切鼓勵統歸無用。雖然我遵照他的教導不向張力讓步，掙扎著要勝過它，就像弓的性質並不能限制它的張力一般；雖然我努力等待張力自動將箭射出，雖然我作了這一切努力，每一箭都失敗了：古怪，拙劣，搖晃不定。直到老師察覺我越來越被失敗的預感所壓迫，覺得再這樣下去不但無意義而且有危險的時候，他才改弦更張，開始一個嶄新的方針。

「你們以後來上課的時候，」他警告說，「必須在路上先把心收起來。集中心力注意在練武廳中所發生的事。走過任何東西的時候，都不要注意它，要像舉世只有一件事是重要而真實的，而那就是箭術！」

「放掉自己」的程序，也同樣的被分成段落，而仔細的練過。在這方面，大師也只會做些簡略的示意。要實行這些練習，學生只要明白（有些時候只要能猜到）老師對他們的要求是什麼便已夠了。因此，用不著將各段落間的區別加以觀念化；依照傳統，這些區別都是用影像來表達的。誰知道，也許這些由幾百年的練習所產生的影像，比起我們仔細策劃的知識，影響更為深遠，也不一定呢！